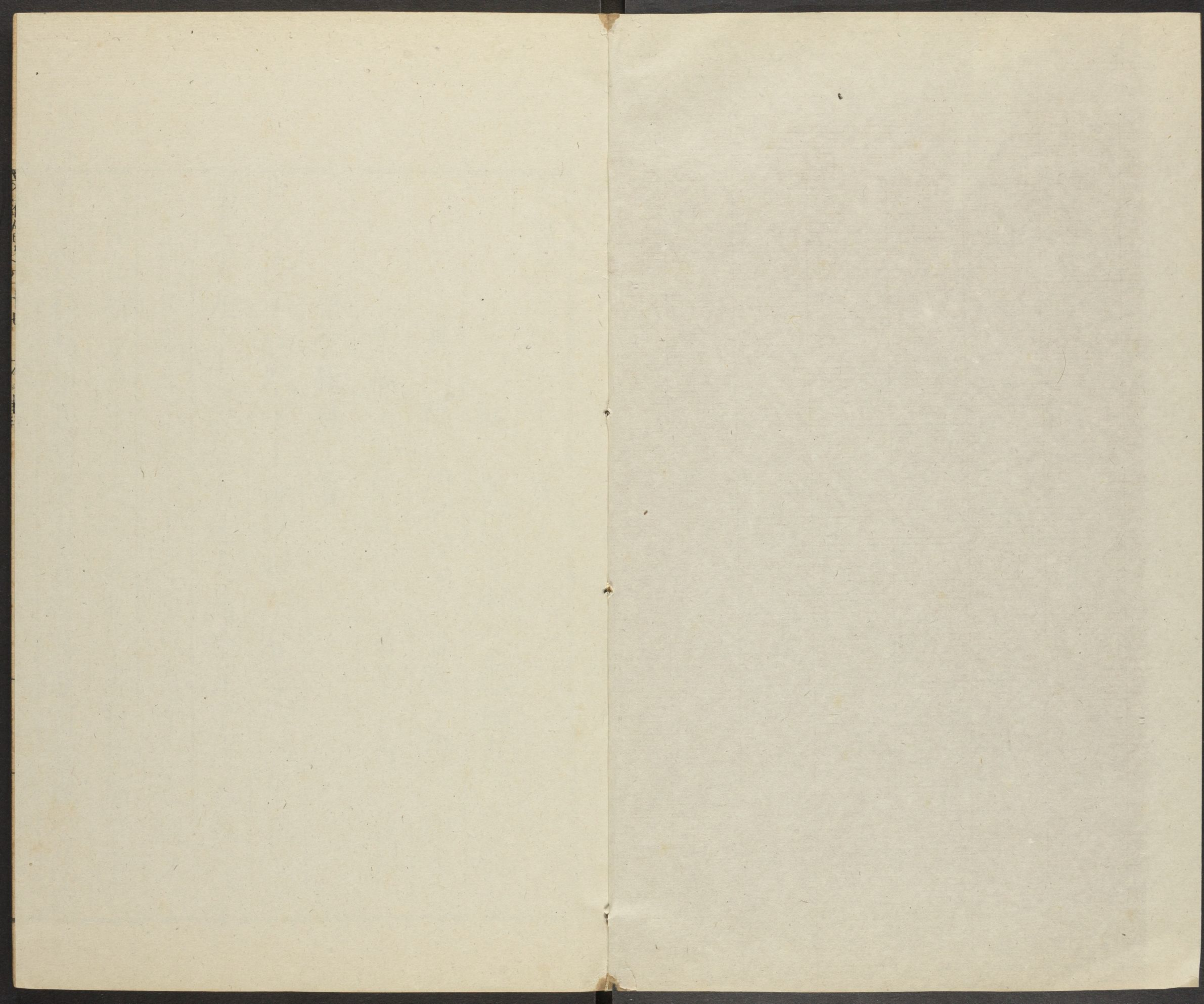


T 5238.07/0623

t



文編卷之四十七 書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武進 荆川唐順之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 寶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塾江湖 帛子 行 校刊

樂毅報燕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
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
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以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及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

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
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
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前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謗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

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李斯諫秦王書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
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
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
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
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疆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邽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疆公室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以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主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由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
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女川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車廷翠鳳之旗樹靈龜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克下
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隋俗
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
拊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不能然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

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廼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未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廼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

渾融可拔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而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昔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誤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昔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魏，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

懼之

動之以利

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鈎，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弁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

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獻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薄昭予淮南王書

直對整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

人之資奉大三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
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
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
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
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誅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駝
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十八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
真定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
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
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土八大王以子里爲宅居以

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
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
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
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
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
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
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
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
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劔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

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須王亡代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甘共在王所吏主者
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中者主客出入殿
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蠻夷來歸詔一及以亡名數目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
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恥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
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
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
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
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
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也

庶子王生予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忤以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

人擇焉唯裁省覽

上張僕射論辰入一四出書

韓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
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

通鑑纂要左史

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
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
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
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
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
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

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
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
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
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
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
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
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
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
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

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
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
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道而
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
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
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
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
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
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

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執竊爵位自尊大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心爲聲執而已閣下書

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躔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

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兌監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浴汝襄荆許潁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辛口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一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志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辨 谷元饒州論政理書

轉

柳

賦役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晏得書往復甚善類非

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克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教為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迺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

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
富者固增賦矣而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
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
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
者亦不得實說得甚細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
何哉孔子曰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
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
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
取其半或廼一出其一而取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
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

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
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
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
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况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
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
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
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
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舍其產而唯
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
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

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
一定制而後兄之說廼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
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
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
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憂得
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
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
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彊言之宜爲長者所
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
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

代已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
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大君以二千
石薦之哉是廼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
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
舉而德普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今而預知斯舉下
走之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風俗

與呂恭書

轉

柳

善辨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

學正氏外傳

持部中廬父墓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
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

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
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
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第之精敏通達夫豈不
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書則今田野人
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効
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
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摧之
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况廬而
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故

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
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
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爲利乎
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
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
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固無
闕遺矣作東郭改市廛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埒土大
木陶甄梓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墮窳之俗絕偷
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畜貨均
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

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
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眈然睨之不若
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上杜學士書

王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
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
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
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
語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容而後定生民
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

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
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隣列而爲藩
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
恣以威則挫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
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
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
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
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
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

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其蒙恩
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
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答陳生書

分段

韓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廼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
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
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
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

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
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
聖賢者推能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
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
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
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
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
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
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
其文者飲食肯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

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
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
之蓋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
問誠將學於大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愈白

荅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

近環顧其中未且

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

自是也不意吾子

自京師來蠻夷間廼幸見取僕自

上固無取假令有

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

敢况敢爲吾子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

魏晉氏以下人

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軌謹

笑之以爲狂人

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

學作師說因拉

顏而爲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

而增與爲言

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

挈挈而東如品八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

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于以爲

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

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

廼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

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

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
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群日以召闢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
不喜鬧豈可使嗷嗷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
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
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
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
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
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佛
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

鄭尹而快孫子何甚以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

類此吾子行厚而融附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

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

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

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

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

爲不敢也央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

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

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

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廼知文

此段文活

此段承上接下

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
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
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
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
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
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
庶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
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
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

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
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
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
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
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
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
矣掉尾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
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廣引

論師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王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

子文

文編卷之四十二

書

三

特

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
 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
 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
 君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
 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
 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
 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
 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
 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
 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
 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
 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
 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
 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
 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
 退之母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
 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
 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

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老蘇

論葬禮甚透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

山陵

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爲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

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

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

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漏而不易天下稱

頌以爲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迺

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

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爲當

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旣出羈縣無

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

是有威之以刀劔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

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

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
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耶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
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
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
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迺獨爲此
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
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
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
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
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

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
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爲不然使儉葬
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
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
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元厚葬
其君君子以爲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歲無
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
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

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 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注用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下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 山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 及群臣建議以爲不可於

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尺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

一事反覆辨難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韓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

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廼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無枉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云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愈再拜

論一事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

曾

蒙疏示鞏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廼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鞏思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微子箕子比干三子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

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
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
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
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
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
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於
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廼所謂明夷
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
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
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

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
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
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
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
仕莽而就之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
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
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
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况若雄
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已而已
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

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
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
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
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
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
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
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
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

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
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
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
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
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
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學兮以二
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
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
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爲善學孔子此言
有以寤學者然不得施於雄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

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
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
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
之意哉輩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介
甫亦以爲然則雄之言不幾於測之而愈深窮之而
愈遠者乎故於雄之事有所不見必且求其意况若
雄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謬質之於聖人而無疑
固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爲告深甫或以爲未盡願
更疏示

二提五峇

峇元侍御書

韓

九月五日愈頓首徽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
識安祿山必反卽詐爲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
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
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
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
堅徽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
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
大臣以標白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

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
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
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
始其躬而足下年尚疆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
不一書而已也愈旣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柳

委畱叙事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置尺牘太學諸生
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司業諸生陶陶

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僕時通
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
戚也廼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旣而署吏
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孰嘉美
顯寵勤至備厚廼知欲煩陽公宜風裔土覃布美化
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
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
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
日退自書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
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

困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
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
覩聞迺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
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
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
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有凌傲長上而
誅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
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

躅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迺奮志厲義出乎
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說者過也將亦時
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迺陽公之漸漬導
訓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
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僞來者
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
行無賴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
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
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履彼一聖兩賢人
繼爲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

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爲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心俾爲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

辨

與退之論史官書

柳

文如貫珠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

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廼見書藁私心甚不喜

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

半晦

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

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度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

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

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

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

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

提正原書辨處有願有悔錯綜成文

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
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
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
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
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
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
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
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去春秋爲孔子累范曄
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
豕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

瘖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
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
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
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
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
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
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
韓書曰傳聞不同言要隨人所見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
半晦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恐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迥感然後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
擇其善者有鬼神將不福人
 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
 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
 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
 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
 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
應首
 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
 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

脩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顯人惠書甚勤豈勝
 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
 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
 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
 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
 曾孫樂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
 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
 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
 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
 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

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候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
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
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
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鄩者蓋
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鄩子之後皆姓曾也
蓋今所謂鄩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
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廼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
文字尋究幸察

與孟簡書

韓

愈自行宮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
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
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
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
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
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
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
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
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
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
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其后始
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
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
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轉摺

至于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
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
此也漢氏已來群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
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
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
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

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延欲全之於已壞
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
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拆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
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整潔

卷周巢書

論僊

柳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文人用文
雅從知己日以博大府之政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

上多君子周爲倡焉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
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
彳亍而無所趨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墮焉若璞其
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
事今丈人廼盛譽山澤之臞者以爲壽且神其道若
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
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嘗以君子之道
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
剛出焉則外內如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
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

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
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
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浩然若
有餘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
已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
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
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
爲戾從而吠者成群已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
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
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

文編卷之四十一
一書
三
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
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

頃性

上張僕射論擊毬書

韓

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
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
足感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今之言毬之
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
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
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
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

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
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體之相束血氣
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
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
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人走不及迴旋遠者三
數句言擊毬之害甚於千百言
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决
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而
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
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第君子神明所扶
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

操縱

影射李壘

與李睦州服氣書

柳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
 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以為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
 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沮然眴睐思有以已兄用斯
 術而未得路問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
 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偕來及食時竊
 覘此雖亦有蹊逕然有生者矣和糝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

陰黜其忠也若古之疆大諸侯然召固怙力敵至則
 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鳴鐘鼓
 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
 子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
 以為得恒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
 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
 死歟提按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
 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
 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

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瓜指蚤起則嚶嚶
澆澆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
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座則皆
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而
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師
獨得國故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
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
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而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
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
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

李兄之所以爲服氣者且不誰師耶始者獨見是傳得
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二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
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
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
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
天下曰孰爲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
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
李睦州客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

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八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
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
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
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讐
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
讐言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可知也友者欲久存
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閨門
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
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讐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
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

亦有國語變來

為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讐夫背親而與讐不及
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始讐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
而抃則愚願惟肥牛擊大豕割群羊以為兄餽窮隴
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為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為鹹
醢敖倉之粟以為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藏之安心恬
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飽謳歌愉懌訢歡流聲譽於
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
樂以即愁悴悴焉膚日皴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
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

總收拾

以爲疆大是豈所謂疆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宗元再拜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傅諭

柳

此文非不古然絕有蹊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麓礦燥煒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迺知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極似國語文

良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天特異而宄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頰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

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音液喘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孿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為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漢王

山西之胃沒輕儻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函門制關外山東之稚駮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苓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注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

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文編卷之四十七終

